



茶

香

室

經

說



光緒丁亥秋以卜士徐琪謹署



余於學無所得四十年來鑽研經義所得亦極蘊然  
生平誤述究以說經者爲多羣經平議外散見於第一

樓叢書及曲園俞樓兩稜纂者益又不下數百條矣至  
茶香室叢鈔續鈔三鈔意在網羅舊聞逸事間及經義  
不足言治經也惟自王講浙江詁經精舍已逾二十載  
評閱課卷及與門下主往復講論每有觸發隨筆記錄  
積久遂多去年夏有駭生瘍精力益衰故秋閒不至西  
湖於吳下寓廬閉門養疾遂將所記錄諸條又益以二  
百餘事編纂成書釐爲十六卷因此書之成適在茶香  
室三鈔成書之後故卽名之曰茶香室經說不知今之  
所說其稍勝於前乎抑或精神不及曩時疏舛更甚也  
余說經諸書王益吾祭酒刻 皇清經解續編采輯幾  
及大半此書則成於續編既定之後不及補入將來有  
刻 皇清經解三編者安知不又從隗始乎 國朝經  
術昌明巨儒輩出余願以此書爲後來者前馬也光緒  
十有四年春二月曲園居士書

經說序

茶香室經說目錄

第一卷

周易

二十一條

尚書

二十八條

第二卷

毛詩上

二十七條

第三卷

毛詩中

二十七條

第四卷

毛詩下

三十七條

經說目錄

第五卷

周禮上

三十三條

第六卷

周禮下

三十四條

第七卷

儀禮上

二十八條

第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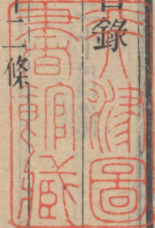
儀禮下

二十五條

第九卷

禮記一

三十四條





第十卷

禮記二 三十二條

第十一卷

禮記三 三十二條

第十二卷

禮記四 三十條

第十三卷

春秋公羊傳 二十四條

春秋穀梁傳 二十一條

第十四卷

經說目錄

左傳上 四十條

第十五卷

左傳下 三十九條

第十六卷

論語 十九條

孟子 十六條

爾雅 二十二條



周易

乾坤六爻當十二月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正義曰言天地自然之氣起於建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在也下故言初九潛龍也愚按乾卦六爻各當一月此有二說並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干寶謂乾初九十一月九二十二月九三正月九四二月九五三月上九四月坤初六五月六二六月六三七月六四八月六五九月上六十月何妥謂乾初九十

說一

一

一月九二正月

集解未引可以例推

九三三月九四五月九五七

月上九九月孔氏正義於九二爻下云諸儒以爲九二

當太族之月陽氣發見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

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爲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

天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旣盛不得言與時偕極諸儒

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宜據十一月之後至

建巳之月此九二當據建丑建寅之間是孔氏從干寶

不從何妥然爻之取象不必與月相準如必與月相準

則陰生於午是爲五月坤初六不當言履霜也且從干

寶說則陽盡陰生而已從何妥說則陽盡復生陽宜諸

儒皆從何說也但集解於坤卦不引何妥說未知其說如何若以陰生于午則坤初六五月六二七月六三九月六四十一月六五正月上六三月與乾爻同月而陰陽亂矣愚謂聖人扶陽抑陰陰雖生于午而退後一月初六六月六二八月六三十月六四十二月六五二月上六四月何氏之說必當如是可以補集解之所未備

### 否臧凶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注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律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按如王注則當改經文爲師出不以律矣義不可通宣十二年

### 說一

二

左傳知莊子引此爻辭杜注曰否不也訓否爲不必周易舊說下文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阮氏校勘記曰補刊石經否作不此亦古義之幸存者此爻之義言師出必以律若其不臧則凶矣不臧者不如律也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二字卽釋經文不臧二字王注誤以否臧爲對文致失其旨然亦因左傳順成爲臧逆爲否二句似乎否與臧對不知左氏之文猶云順成爲臧逆爲不臧下句省一臧字耳

### 素履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王注曰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愚



按周禮履人有素履鄭注曰素履非純吉有凶去飾者又曰祭祀而有素履散履者唯大祥時然則素履乃大祥後所著非此經所當取象也素讀爲僚禮記中庸篇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鄭注曰素皆讀爲僚正義曰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愚謂中庸所言正合此爻之義素履卽素位而行也君子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故傳曰獨行願也獨行願卽無入而不自得也履卦六爻皆有履字然皆以人之履之者言不以履言若素履是履之色豈九五夫履是履之制乎

歸妹以祉

泰九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注曰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愚按王注辭繁而義晦不知所謂祉者王作何解正義以祉福說之恐非王旨也此經雖連帝乙爲文而歸妹以祉實與歸妹爻辭歸妹以娣歸妹以須一律傳云以祉元吉文不備耳不得因傳文而讀帝乙歸妹絕句也歸妹以祉若解作歸妹以福恐不成義釋文出



以祉二字云音恥此祉福之祉廣韻六旨有祉字敕里切福也祿也與恥字同音是其字也又云一音勅子反又音止此則廣韻未載疑卽讀爲止詩小旻篇國雖靡止箋云止禮也帝乙歸妹以祉者帝乙歸妹以禮也後漢書荀爽傳引此經而說云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是帝乙歸妹以禮乃古易說如此王注貌爲高古恥引舊說而云不失其禮又云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則其訓祉字固不以爲祉福字矣否九四疇離祉王以疇離福釋之而此注不見福字王氏之意可知孔疏未得其意

說一

四

八月有凶

臨彖辭至于八月有凶王注曰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正義曰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七月建申之時三陰旣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有凶也又引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愚按何氏以周正言褚氏以夏正言二說皆有理蓋周易用周正固其所也而夏數得天則言陰陽消長仍用夏正亦其所也從周正則八月爲天山遯與臨旁通二陽生者變爲二陰生故凶也從夏正則八月爲風地觀與臨反對二陽

在下四陽在上者變爲四陰在下二陽在上矣故凶也  
至王氏虛言其理本不言爲何月正義謂是建申之月  
則以周正爲九月以夏正爲七月非八月也其卦爲天  
地否三陰三陽之卦與臨非旁通又非反對也可知其  
說之非矣正義又云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  
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特戒之此亦不然惟臨之一  
卦八月有凶以周正言以夏正言均通餘卦不然復旁  
通之卦爲姤夏五月周七月也反對之卦爲剝夏九月  
周十一月也大壯旁通之卦爲觀夏八月周十月也反  
對之卦爲遯夏六月周八月也泰反對爲否旁通亦爲  
否夏七月周九月也無夏正周正皆八者故八月有凶  
之文惟於臨卦言之可見聖經立言之精矣或謂彖辭  
文王所作周正未建何得以周正言不知周人建子乃  
幽之舊俗也說詳毛詩

賁亨小

賁彖辭賁亨小利有攸往王注曰柔來文剛居位得中  
是以亨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  
攸往愚按此當以亨小絕句易彖辭言小亨者二卦旅  
也巽也言亨小者亦二卦賁也旣濟也旣濟亨小絕句  
明見釋文賁卦亨小絕句無見及者虞注亦以小利有



攸往連文不獨王注然矣愚謂此與既濟正同虞云既濟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然則賁卦泰上之乾二小亦以二言柔得中故亨小既濟然賁亦然矣自此經失其讀則亨小惟見於既濟一卦遂有以舊讀爲非者余前作羣經平議亦以亨小爲不辭未見及此也

彖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此分釋亨小二字也下云利有攸往天文也蓋利有攸往卽以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言是卽剛柔交錯之象故曰天文也又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則以卦德言之也自亨

說一

六

小失其讀彖傳亦以小利有攸往連讀而天文也三字遂孤懸無屬於是有議增剛柔交錯四字者矣至彖傳發端言賁亨不連小字此與既濟傳同正義謂從省是也

### 七日來復

復彖辭七日來復王注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觀注之意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故言凡七日也愚按以



此說復卦之七日來復洵得矣但震六二既濟六二並云勿逐七日得又隔何卦之六日七分乎今按易言七日實卽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義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自辛至丁凡七日甲木克於辛金辛金歷七日爲癸也自丁至癸凡七日甲木克於丁火丁火歷七日爲丙火所克則甲木來復矣庚金克於丁火丁火歷七日爲癸水所克則庚金來復矣復卽得矣餘日皆然此七日來復七日得之義至爲明顯者也

君子用罔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王注曰小人用之以爲

說一

七

壯君子用之以爲羅己者也愚按王以罔爲羅罔此用舊說集解引虞曰離爲罔是也但經意實不如此易緯稽覽圖曰地上有陰而天上有陽曰應俱陰曰罔地上有陽而天上有陰曰應俱陽曰罔觀此可得此爻罔字之義猶曰小人用壯君子不用壯也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與遯九四傳曰君子嘉遯小人否也一律罔卽否也否爲是之否王彼注曰音臧否之否亦失其義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以不直爲罔用此經文法也

舊井无禽

井初六舊井无禽王注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  
况人乎愚著羣經平義謂井水至深禽無從取飲故不  
從王說而從干寶水禽之義今審思之則王說是也古  
之聖人皆生於北方故觀象繫辭皆是北方之事南方  
水鄉隨處有水禽鳥隨處可飲自無取乎井若北方則  
往往平原千里無一勺之水非飲於井禽鳥皆渴死矣  
井水至深禽得飲之者北方有井之處必剝木爲槽以  
桔槔取水灌注其中以飲牛馬而禽亦集而飲焉余驅  
車燕趙之郊每於飲馬之處見無數飛鳥翔集其閒御  
者舉鞭一揮乃始散去王注所云井不渫治禽所不嚮

說一

八

自得其實崔憬謂禽古擒字近儒高郵王氏又破井爲  
阱並非經旨

來兌

兌六三來兌凶王注曰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  
者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愚按經言來兌注增求字  
疑王氏所據本正作求兌注云履非其位求說者也本  
無來字集解引虞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是古本  
作來兌後人據以改王本遂於注中增入來字耳非正  
而求說句仍無來字王之本文也尙書呂刑篇惟貨惟  
來釋文云馬本作求此卽求來形似致誤之證



匪夷所思

渙六四渙有丘匪夷所思王注曰處於卑順不可自尊而爲散之任猶有丘虛匪夷之慮愚按如王注以渙有丘匪夷所思七字爲句殊不成義集解引虞注以匪夷所思四字爲句當從之此夷字卽豐九四遇其夷主之夷王注曰得初以發夷主吉也正義曰據初適四則以四爲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爲主故曰遇其夷主二陽體敵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爲旬而四謂初爲夷今卽以說此卦夷亦謂初也初六六四二陰體敵故謂之夷初六居坎水之下六四則居互體艮中艮爲山則有丘矣故匪夷所思也

說一

九

順以聽命也

需象傳需于血順以聽也愚按經云需于血出自穴王注曰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以聽命者也正義曰三來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以聽命而得免咎也故象曰需于血順以聽命也是王孔所據傳文聽下有命字

以配祖考

豫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愚按配



上帝而謂之配祖考慎矣且祖考之配上帝亦其功德自足以配之於作樂何與焉贅矣蓋薦之上帝是一事配祖考又是一事薦者以樂薦之配者亦是以樂配之无妄傳曰先王以茂對時釋文引馬曰對配也是對與配義通彼傳對字訓配此傳配字應訓對以配祖考者以對祖考也猶云對揚王休也作樂以象祖宗功德正所以對揚祖宗之休美故曰以配祖考配卽對也

### 居德則忌

夬象傳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注曰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止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愚按如王注則其所據本當作居德明忌禮記禮運篇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注曰則當爲明此傳則字或亦明字之誤但集解引虞注曰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是古本固作則耳

### 慎之至也

繫辭上傳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可矣藉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愚按大過象傳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並無慎意王彼注曰以柔處下過而可以无咎其唯慎乎蓋卽用此傳之義其實此傳所謂慎者非謹慎之謂詩巧言篇昊天子威子慎無罪昊天大懼

子慎無辜毛傳曰慎誠也此傳慎字亦當訓誠蓋有此誠意則雖錯之地亦可況有白茅以藉之乎若作謹慎解則與苟錯之地句不合矣下云慎斯術也以往釋文曰慎一本作順然則慎斯術也之慎當作順不作慎與此文初不相涉也

### 著龜

繫辭上傳莫大乎著龜愚按在易言易止宜言著乃兼言龜者固由便文足句實則易之理固通乎龜也下文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義引鄭注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是聖人畫卦本取法於龜文故卽灼龜以占吉凶龜蓋從易而來也禮記祭義篇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注曰易官名是卜人亦謂之易也後世乃謂筮短龜長非篤論矣

### 君子見幾而作

繫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愚按中論覈辨篇曰微子介於石不終日是此爻以微子言不知所本疑此傳君子見幾而作漢時相傳之本有作微子見幾而作者下文說復初九爻以顏子爲說則此以微子爲說亦無不可宜表出之以存古



義

履和而至

繫辭下傳履和而至韓注曰和而能至故可履也不釋至字之義愚按此傳舉九卦之德皆以相反見義困窮而通其尤顯者也履和而至亦必一律至當讀從毛詩關雎傳摯而有別之摯詩釋文曰摯本亦作鷺音至是鷺本字摯段字此作至者又以摯音至而卽通其字作至也尙書堯典正義引鄭注曰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此摯至聲近義通之證說文至部鑿讀若摯亦其例矣履之爲卦說而應乎乾所謂和也而上天下澤又秩

說一

三

然不紊故曰履和而摯

至靜而德方

坤文言傳至靜而德方王注曰其德至靜德必方也正義曰地體不動是至靜生物不邪是德能方正愚按王注順文爲說不詳何義正義以方正釋方字則非也方當讀爲旁尙書堯典其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是方與旁古字通說文上部旁溥也至靜而德旁言其體至靜而其德則至溥也旁與滂義亦相近說文水部滂沛也德旁猶德滂矣

駁馬

說卦傳乾爲駁馬正義引王虞注曰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然此馬世不恆有非乾所當取象集解本作駁引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然爾雅釋畜曰駮白駮則亦非具五色者世固無五色之馬也愚疑此文既有駁駮之異或傳寫有誤當作駮馬玉篇馬部駮音父牡馬也或古周易有作駮馬者故顧野王錄其字乎乾爲駮馬與坤爲子毋牛正相配阮校勘記云石經駮字係磨改初刻當是駮字愚謂初刻安知非駮字乎

爲弓輪

說一

三

說卦傳坎爲弓輪正義曰弓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愚按弓與輪二者非同類之物當云爲弓爲輪何以合而言之曰爲弓輪乎此弓疑非弓矢之弓謂車上之蓋弓也考工記輪人云弓長五尺謂之庇輪又輅人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弓輪同類故合言之曰爲弓輪

大壯則止

雜卦傳大壯則止韓注曰大正則小人止愚按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何得從小人取義其說非也集解引虞曰大壯止陽陽故止然四陽方盛二陰何能止之其



說亦非也大壯所以爲止者蓋壯自有止義爾雅釋言疾齊壯也疾爲一義齊爲一義疾者疾速齊者整齊四陽盛長名之曰大壯取整齊之義非取疾速之義尙書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齊有止義也故曰大壯則止治國者先立其紀綱行軍者務嚴其紀律大壯之義也

尙書

寅賓出日

尙書堯典寅賓出日枚傳曰寅敬賓導愚按史記五帝紀作敬道日出下文寅餞納日史記作敬道日入是寅

說一

酉

之訓敬固古文家舊義矣然竊謂非也使寅卽訓敬則上文敬授人時何不曰寅授人時乎下文敬致何不曰寅致乎今按月令正義引律歷志云引達於寅寅引也此經寅字當訓引不當訓敬寅賓出日謂日出時引而導之也寅餞納日謂日入時引而導之也枚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此固通論實則餞亦導也爾雅釋詁曰餞進也進卽有導引之義故史公不別其爲賓爲餞而皆以道字易之也

師錫帝曰

堯典師錫帝曰枚傳訓師爲眾按下文僉曰伯禹作司

空僉曰垂哉僉曰益哉此不稱僉而稱師非書例也正  
義引鄭注以師爲諸侯之師此說得之臯陶謨篇州十  
有二師鄭注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  
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鄭解堯典師字卽用此義正  
義非之曰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也  
此說未達當時情事夫古史簡略語焉不詳堯以天下  
與人何等大事必非一堂之上一時之頃一言而決者  
明明揚側陋此一語非徒口說而已必且通行天下周  
咨博訪如今 朝廷有大政事命督撫會議者然於是  
每一州由十二師下行千二百國千二百國詢謀僉同

說一

五

上之十二師乃由十二師而達於朝廷是謂師錫下文  
帝曰俞予聞此猶漢制所謂報聞也又曰如何此又命  
大臣集議也於是四岳又極稱舜以贊成之而禪議定  
矣古史數語中包無限情事僞傳不足知之又不知俞  
予聞三字乃報聞於外諸侯之師者解爲我亦聞之遂  
有眾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不獲己而言之眞以小入  
度君子矣

或疑舜在側微天下萬國安能盡知之而皆舉舜乎不  
知此特以明聖人公天下之盛心且亦當時行大政之  
通例其實萬國諸侯未必人人與議而每州十二師除



圻內得九十六人亦未必一無異議但從其多者而已  
九十六人中雖有數人異議不害其爲師錫也韓非子  
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  
匹夫乎其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此卽當  
時諸侯之異議者使堯不周咨博訪此等語言何自而  
來也周禮小司寇所謂詢立君者卽其遺意但堯時普  
詢萬國周則止詢萬民耳

賓于四門

堯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枚傳曰四方諸侯來朝者舜  
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正義曰鄭以賓爲擯謂舜爲

說一

上擯孔不爲擯者謂舜旣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  
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愚按鄭說固非而  
其文在納于大麓之前則猶未錄攝孔疏說亦非也大  
傳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好惡地上所  
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愚謂堯使  
舜賓于四門正用此禮蓋堯欲傳天下於舜則於舜無  
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實公羊傳所謂爲人後者爲之  
子也故使賓迎四方諸侯不獨使之練習天下之事而  
禪位之意亦曉然明示天下矣

肇十有二州

堯典肇十有二州姚方輿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愚按爾雅釋文引鄭說亦同非臆造也然此事竊有所疑治水之後九州大定何必紛更舊制創立新州如因地勢遼闊不得不然此必禹治水歸言於帝舜而其制之乃禹登王位仍復九州此何爲也夫自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劃地而布九州其爲九州舊矣唐虞三代無不仍之非有改易其肇十有二州者爲立十二牧張本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

說一

七

視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按旁立三人謂每方立三人也洪水旣平而教養之政日益繁多天下諸侯散處九州之內不可無統攝之者於是東西南北四方各使大夫三人爲之牧每方三人則十二人矣分九州之地爲十二使各有專治其實於各州界域無所更移不過命之曰某州之牧而已以大判言之仍曰九州以州牧言之則爲十二州二者固不相妨禹登王位未必不循十二牧之制然海內之地則仍九州而已是以爾雅及職方氏所載九州名各不同正以天下止此九州而自舜以來冀州則有幽并之名



青州則有營州之名紀載之辭隨便言之二者同而異無庸屑屑分別也

宣三年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之牧九人而已蓋帝舜在位既久天下益治無復多事禹承其後改每方三人爲每州一人不過裁汰三牧於天下疆域無所移易十二牧九牧總此九州也不然舜與禹何爲如此紛更哉

### 食哉

堯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姚方輿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愚按民食固所重然此

### 說一

### 六

文上無所承以食哉二字發端若從姚義殊爲鶻突殆非然也竊謂食哉二字爲句惟時者惟是也屬下讀蓋咨十有二牧以下至蠻夷率服皆史臣紀載語非舜語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八字一句食哉當是古語孫氏星衍古今文注疏正以食哉二字爲句以方言食勸也說之食之訓勸未知何義疑古人勸勉之辭蓋強飲強食之意也孫氏以說此經未知是否其讀則當從之惟時柔遠能邇愷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史臣於舜格文祖之日綜括舜一生大略而言之若是舜自言則蠻夷率服語涉誇張非舜所宜出矣又下文舜曰咨

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可知自舜曰以前史臣不載舜語使食哉惟時至蠻夷率服皆舜之言則舜曰二字宜移於此不然至下文方出舜曰二字以別於堯此數語不成爲堯語乎知此數語皆史臣之語則宜截食哉二字屬上惟時二字屬下方合紀事文法不當如今讀也

### 四載

臯陶謨予乘四載枚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愚按輶櫟異文異義甚多段氏撰異詳矣可無說也然余竊有疑者載卽乘也如傳義則予乘四載亦可作子載四乘矣且不詳其名物而但曰四載

### 說一

十九

何以示後世古文家說恐不如是史記夏本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輶山行乘櫟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是史公雖有乘車乘船乘輶乘櫟之文而不以爲卽尙書之四載其說四載則以爲載四時於乘輶之下有左準繩右規矩二句以間隔之則四載非車船輶櫟四者明矣史記集解載四時句下引王肅曰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是可得載四時之義漢書魏相傳曰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震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愚謂魏相之說必有所本蓋卽禹乘四載之古法乘震乘離乘兌乘坎卽所乘之四載也小爾雅廣詁載行也乘四載者乘四時之行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不以東方之卦治西方不以南方之卦治北方所謂順也不以春興兌治不以秋興震治亦所謂順也蓋自堯設羲和之官此理備矣鯀不得其道故彞倫攸斃禹得其道故彞倫攸敘區區以舟車輶櫟爲言小矣史公於載四時之上有左準繩右規矩六字蓋亦相傳之古說規者乘震而司春者也矩者乘兌而司秋者也準繩者乘坤艮而司中央土者也言準繩不言權衡於四時之行不備史公屬文有詳有略也

不應徯志

泉陶謨惟動不應徯志枚傳曰徯待也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愚按枚義迂曲殆非也此志字當以民言不以帝言此徯字卽徯我后之徯蓋民各有心不能自達於上而實環而待命於下惟動之得其道則能

大應天下後望之志故曰惟動不應後志猶云以對於天下也

冀州既載

禹貢冀州既載枚傳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釋文曰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愚舊作羣經平議從今讀以既載二字屬下但馬鄭皆以既載二字屬上古讀如此未可輕改而馬鄭所說既載之義似皆未得枚傳則更有誤字當云堯所都也先施功句賦役載於書今作先施貢非枚之舊矣至既載之義當別爲之說竊謂當時水患莫大於河禹治河至今稱神者

說一

三

不在乎積石以東而在乎大陸以北按史記河渠書曰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故道河自積石厯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泃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此禹治水之至計亦保衛帝都之勝算冀州在中而河自西之雍州至南之豫州又北行之東之兗州三面皆大河所環抱大河治而冀州安矣故冀州不言治河而發端曰既載載者卽所謂載之高地也又於其末云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正義曰冀州田賦之



下始言恆衛旣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夫古史之文先後詳略皆有義例豈苟焉而爲之哉其係之於末者正與發端旣載相應皆爲治河紀也蓋所謂載之高者其功正從大陸始故退大陸之文於田賦之下使與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相承接也河不經冀州故冀州無治河之文而治河實所以保衛冀州故始曰旣載末曰大陸旣作大陸旣作卽是冀州旣載說經者不達此義而旣載之義不可解矣

又按以禹貢形勢言之北條之水河爲大南條之水江爲大冀州之域大河環之荊州之域大江環之是故冀州爲帝王之都而荊州自古強於天下所謂有王者後服無王者先叛亦其地勢然也春秋之世晉楚爲兩大國晉依河爲國楚依江爲國也戰國之世晉衰而秦繼之楚則仍稱大國形勢之說豈不信哉使禹不引河北行則地勢固北高南下河必直走徐揚矣安能環抱冀州而收旣載之功哉

孟子曰禹之治水順水之性此亦不盡然可順者順之不可順者不順也河自大伾以下使順其性則直走徐揚而已東南卑下揚土塗泥聽其所之將不可制禹於是從大陸導之北行載之高地北方土厚水深土性旣

堅隄岸又峻河力雖猛不能不由地中行可使數百年  
中不憂河患然能載之高地者亦惟開濬使極深而已  
河但知就下而不知已載而之高此禹所以爲神也嘗  
譬之河猶驕子也若更縱之無所不至矣必約束之使  
在嚴師畏友之側庶可就我範圍禹之治水猶是也余  
讀禹貢因表出之告萬世治河者

### 淮夷

禹貢淮夷蠙珠暨魚枚傳曰淮夷二水釋文曰淮夷鄭  
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  
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是釋文所據僞孔傳作淮夷之

### 說一

### 三

水不言二水史記索隱曰按尙書云徂茲淮夷徐戎並  
興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爲得愚按淮夷之名見於詩  
書其名甚著而馬獨以二水釋之夷之爲水不見於經  
傳宜後人之不從馬而從鄭也枚傳不欲同鄭又不敢  
從馬乃渾其辭曰淮夷之水今作二水非枚意矣然則  
馬氏以爲二水何歟水經沔水注曰夷水卽蠻水也又  
夷水注曰夷水卽佷山清江也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  
江或卽以說此經之夷然夷水在蜀當屬梁益非徐州  
也竊謂夷卽泗也說文水部洩鼻液也從水夷聲禮記  
檀弓篇垂涕洟釋文曰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詩



澤陂篇涕泗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然則泗可通作洩矣泗可通作洩故夷亦可通作泗上云泗濱浮磬是專出於泗者也此云淮泗蠙珠暨魚則出於泗又出於淮者也上句作泗用正字此句作夷用段字古書往往如此說詳古書疑義舉例

又按馬氏不以淮夷爲夷名蓋亦有說禹貢所書如島夷皮服島夷卉服蓋言水患平而得復其皮服卉服之舊枚說是也鄭謂島夷卉服是貢其服非也其他如嵎夷旣略萊夷作牧和夷底績皆於貢賦無涉故此文淮夷蠙珠暨魚是淮水夷水所出而非貢自淮水之夷也以治夷也

說一

音

錫貢

禹貢厥包橘柚錫貢枚傳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引鄭曰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愚按橘柚微物何必錫命乃貢枚義非也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而此與豫州之錫貢均作錫不作賜可知古文家舊說固不以錫貢之錫爲納錫之錫矣近人治尙書者孫氏江氏於揚州均用鄭注而於豫州仍用錫命之說何其說之不定也夫

同此錫貢二字同在禹貢一篇之內在古史必無異義  
在鄭注必無異說以鄭爲不可從則己耳安得從之於  
揚州而不從之於豫州哉然鄭於錫字得之矣於貢字  
似猶未得愚謂貢當作項項乃頌之段字說文水部頌  
丹砂所化爲水銀也從水項聲尙書以項爲頌者古文  
以聲爲主猶哥作歌馭作賢也今作貢者禹貢多貢字  
而項字止此兩見故誤改爲貢也錫頌同類之物故皆  
以入貢淮南子地形篇曰黃埃五百歲生黃頌黃頌五  
百歲生黃金青曾八百歲生青頌青頌八百歲生青金  
赤丹七百歲生赤頌赤頌七百歲生赤金白礪九百歲  
生白頌白頌九百歲生白金元砥六百歲生元頌元頌  
六百歲生元金是頌亦備五色其類至繁其用亦廣固  
工師之所需也

其發有逸口

盤庚上篇相時憚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枚傳  
曰言儉利小民尙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  
愚按如傳義則其字上必加恐字於文方明未免增字  
釋經矣其疑當作誓說文言部誓忌也從言其聲周書  
曰上不誓于凶德今多方篇作爾尙不忌于凶德是誓  
忌聲義俱同可以通用廣雅釋詁忌恐也然則誓亦有



恐義誓發有逸口者恐發有逸口也作其者文之省耳  
枚傳得其義未得其字也

先王不懷

盤庚中篇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枚傳曰我殷家於天降  
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愚按訓懷爲思必加故  
居二字始成文義非塙詰也詩雄雉篇我之懷矣揚之  
水篇懷哉懷哉鄭箋並曰懷安也論語里仁爲美君子懷  
德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注並曰懷安也此經懷字亦  
當訓安言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卽上篇所云先王有服  
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也

說一

美

文侯之命篇肆先祖懷在位枚傳曰故我後世先祖歸  
在王位正義曰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  
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愚按傳疏均迂曲此懷字亦當  
訓安懷在位者安在位也簡而明矣

生生

盤庚中篇汝萬民乃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下篇敢其  
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言生生者凡四枚傳皆訓進進孔  
疏以爲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愚謂說  
文生進也生本訓進經文疊言生生故傳文疊言進進  
此訓詰之恆例耳惟進進二字甚爲不辭於經典亦別

無所見疑生生當爲牲牲說文生部牲眾生並立之兒  
從二生詩曰牲牲其鹿按桑柔篇牲牲其鹿毛傳曰牲  
牲眾多也正義謂是同心願樂之意與牲牲義合作生  
生者字之省耳必云進進轉失之矣

西伯戡黎微子

西伯戡黎微子二篇今在商書而說文女部嫫篆下引  
周書曰大命不孳卽西伯戡黎篇大命不孳也口部哻  
篆下引周書曰哻其耆長卽微子篇哻其耆長也辵部  
引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卽微子篇我興受其敗也是許  
君以此二篇爲周書若謂字誤安有三處皆誤者哉惟

說一

毛

足部躋篆下引商書曰予顛躋卽微子篇予顛躋然三  
處作周書一處作商書校讐古書必從其多者當據三  
處改此一處不當據一處改彼三處也然則此二篇何  
以爲周書曰是有帝告五篇之例書序允征之下有帝  
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篇釋文曰此五亡篇舊解是  
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夫帝告以下五篇  
皆商書而今列之夏書者以作書之時猶在夏時而未  
至商代也然則西伯戡黎微子二篇雖是商書而文王  
受命作周改元稱王依鄭君說入戊午部三十年歲在  
己未爲文王元年則自己未以後在周人言之己爲周



代矣此二篇作於周時節爲周書疑古文家舊說有如  
此故許君從之此治古文尙書者所未知也

司徒

洪範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枚傳於司空曰主空土以居  
民於司徒曰主徒眾教以禮義愚按司空當爲司工工  
者事也故司空爲事官說己具羣經平議矣至司徒爲  
主徒眾亦不可通周禮所謂徒者府史胥徒也豈司徒  
所主乎司空當爲司工司徒疑當爲司土徒從彘土聲  
猶空從穴工聲段徒爲土猶段空爲工矣司土故爲地  
官其證一也大司徒職首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云

說一

三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  
丘陵原野之名物又云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又  
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又云辨  
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以土均  
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又云以土圭之灋測  
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諸所言皆土地之事非司土而  
何其證二也所屬有土均土訓而山虞澤虞川衡林衡  
皆屬焉非司土而何其證三也春官之屬有鷄人賈疏  
云鷄屬木故列職於此夏官之屬有羊人疏云羊屬南

方火故在此秋官之屬有犬人疏云犬是金畜故連類在此而司徒所屬有牛人焉牛爲土畜疏雖不言可以例推牛人屬司徒則司徒爲司土明矣其證五也古者司徒實掌邦土其掌邦教也以掌邦土而及之大司徒職旣云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又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是其掌邦教正以其掌邦土也僞古文乃云司空掌邦土侵其官矣

穆卜

金縢篇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枚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

說一

无

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愚按二公欲卜而周公言未可其非相順顯而易見蔡傳謂未可以武王之疾憂惱先王蓋卻二公之卜自較枚傳爲得旨矣但如其說則下文植璧秉圭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先王其不憂乎以此卻二公而公所爲又甚之無乃不可歟愚謂說此經者未解穆卜二字穆乃昭穆之穆僖二十四年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正義曰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二公欲爲王穆卜者蓋以武王疾已不可爲諱欲卜立後也毛詩斯千篇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則克商



二年成王生否未可知天下甫定太子未生而王疾不可爲則二公之爲此謀亦當時之急務也且其時亦未必有倫序相當可爲武王後者二公殆必援殷家兄終弟及之例屬意周公矣故周公拒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禱於三王請以身代此正力拒二公爲王穆卜之意也下文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案上文但言開金滕之書正義曰開金滕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未嘗言王欲卜也何以云其勿穆卜乎漢書梅福傳注引尙書大傳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無其勿穆卜之語史記魯史家

說一

三

云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此語更不可通開金滕得周公書與卜何干乃并戒後世勿穆卜乎愚謂其勿穆卜一語卽周公未可以戚我先王一語也在周公當日委宛言之則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在成王此時徑遂其辭則直道周公之意曰其勿穆卜而已夫自金滕旣發成王與二公徧問諸史與百執事當日情事已備知之矣成王不歎美其請以身代之事而獨於此一語且泣且言者蓋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久在成王意中至此乃知當時二公固屬意周公而周公尙謝而勿受豈有武王崩後成王旣立而反包藏禍心窺伺

神器謀爲不利者乎成王曉然於周公無利天下之心實在於此故感動於心卽出之於口而史臣亦卽載之於書雖史遷不能得其微意千載以下所當以意逆志也

### 甯武

大誥以于敕甯武圖功枚傳曰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愚按枚訓敕甯武爲撫安武似爲不辭甯者甯王也上文甯王遺我大寶龜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下文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傳曰不可不成汝甯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正義曰經言甯卽文王然則此言甯武猶

說一

三

言文武耳蓋文王有甯王之稱故言文王武王可也言甯王武王亦可也言文武可也言甯武亦可也以于敕甯武圖功言往撫循文王武王所圖之功也何以明之下言甯考圖功則知此圖功上之甯字亦甯王也下言敕甯王大命則知此以于敕下之甯字亦甯王也但彼專言甯此則兼言武耳世人多聞文武罕聞甯武故失其解

又按下文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傳以爲甯祖聖考經言甯不言聖言考不言祖甯祖聖考而合稱爲甯考大不辭矣傳者蓋以文王乃成王之祖不當稱考耳愚按



禮記祭法篇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然則祖亦未始不可稱考何疑乎甯考之稱乎蔡傳泥甯考之文從蘇氏說以甯王爲文王不知甯武圖功固文武並言甯王非武王可以此決之古人之辭往往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對文則祖與考有別洛誥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是也散文則祖亦考也此篇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是也

### 乃疾厥子

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孝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枚傳曰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

### 說一

三

子是不慈愚按此經之旨不能無疑夫父之疾惡其子雖曰不慈然較子之弗祗服厥父事其輕重相懸不可以數計矣下文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然則父之疾惡其子與子之弗祗服厥父事同在不赦之條此豈以孝治天下之意哉疑所謂疾厥子者非止惡而已後漢書傅毅傳注曰疾害也此經疾字亦當訓害疾與嫉通廣雅釋詁嫉殺賊也嫉殺同訓其義卽相近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謂不能字之乃賊害之也以父母而賊害其子是亦泯亂民彝之大者故刑茲無赦也今律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杖七十徒一年半卽此經之

義矣

又按下文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弟止曰弗克恭兄則曰大不友蓋兄非大不友不與弟之弗克恭者同罰也以兄例父則所謂疾厥子者必不止於疾惡矣

殷庶庶殷

召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殷不作愚按厥既命庶庶承上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而言當作厥既命庶殷下云庶殷不作當作庶庶不作蓋庶殷庶庶有別庶殷者指侯甸男衛邦伯而言庶庶者殷之眾卽侯甸男衛之民也蓋周公所命者其君也不作者其民也下文云誥告庶殷傳謂是眾殷諸侯此庶殷當與義同周公所命必不能普及其民則命庶殷而非命庶庶可決矣

烝祭歲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枚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愚按枚義非也王果以戊辰到洛則當如召誥所云戊申大保朝至于洛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之例書曰戊辰王至



于新邑不當云王在新邑也云王在新邑則到新邑在  
戊辰之前可知矣枚以爲戊辰始到明月乃烝祭然則  
此祭也在夏爲仲冬在周爲正月矣下文何以云王命  
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乎且烝祭歲三字爲句  
文亦未安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  
烝正義曰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歲是成王  
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是此句鄭讀陸孔  
所言各異未知誰是卽從鄭義謂歲是成王元年正月  
朔日亦嫌於下文在十有二月不合愚謂烝字從釋文  
絕句祭歲二字自爲句祭歲者祭之名也何謂祭歲國

說一

雷

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是古有歲祀  
之禮祭歲卽歲祀也韋注曰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  
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周語日祭月祀時享歲貢韋  
注亦同所謂歲祀於壇墠者當作歲祀及壇墠與時類  
及二祧一例蓋日祭及祖考而止月薦及曾高而止時  
類則自二祧以下皆祭歲祀則自壇墠以下皆祭經傳  
但言時祭而歲祀無聞然在月令具有其文月令季冬  
之月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又云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社稷  
之饗又云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又云命宰厯卿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又云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是古者歲終大祭上及皇天下及川林不止宗廟而已鄭君不知古有此禮故注月令但順文說之不敢質言爲何祭矣此經王在新邑烝是時祭也至歲終舉行祭歲之禮乃於文王武王加騂牛各一告封周公之後故曰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厥兆天子爵

無逸篇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段氏撰異曰尙書大

說一

三

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佻白虎通爵篇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蓋古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駁異如此又引盧氏召弓校白虎通釋爲尙書亡篇逸篇愚按陳氏壽祺尙書大傳辨譌云厥兆天子爵乃尙書逸篇文誤入毋逸傳與盧說同但今古文駁異者往往而有亦未敢決其必非無逸篇文然如段說謂是厥亦惟我周五字之駁異恐未必然此五字若果出無逸篇當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之下蓋謂文王受命稱王也兆者始也天子爵者王也周之稱王自文王始故曰厥兆天子爵



武王惟茲四人

君奭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枚傳曰號叔先死故曰  
四人正義曰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鄭疑  
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愚  
按上文有五人此則四人遂謂五人中必有一死者鄭  
猶不斥言爲誰枚氏則以號叔之年必老決其先死近  
於武斷矣儀禮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周禮司服職賈疏引此文  
而曰天子之義亦當然周自文王始受命猶始封之君  
也武王則封君之子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號叔爲文  
王弟於武王則諸父也非武王所得而臣文王沒武王  
立號叔已在不臣之列矣故不數也文王爲始封之君  
不臣昆弟何以得臣號叔疑所謂昆弟者但不臣諸昆  
耳因昆而連言弟古書自有此例

天球河圖

顧命天球河圖枚傳曰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愚按雍  
州所貢有球琳琅玕何以獨寶此球謂之天球義不可  
解正義引鄭云色如天者此亦臆說也枚以河圖爲八  
卦不知此八卦是伏羲所手畫歟抑非也果是伏羲手  
畫誠可寶貴無如時代太久周時必不得有如其非也

則文王六十四卦之辭具在何取此八卦而陳之按上文越玉五重枚傳以宏璧琬琰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然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明是二玉何得合而一之疑所謂五重者宏璧一琬二琰三大玉四夷玉五天球非玉矣廣雅釋詁抹法也球與抹通圖亦法也楚辭懷沙篇前圖未改王逸注曰圖法也天球河圖蓋皆古聖相傳之大法天球者天文河圖者地理也天球所以求天漢書藝文志所載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如此等書當卽周時所謂天球矣中國之水莫大於河故言地理者以河爲主諸緯書有河圖帝視萌河圖玉版河圖握矩河圖括地象河圖龍文何圖合古篇河圖錄運法雖出依託必有所以本周時所謂河圖當亦近是

詩長發篇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廣雅釋詁拱抹法也王氏經義述聞據以說此詩愚謂小球大球卽天球也小共大共卽虞書九共九篇也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籥此十一篇雖亡然九共九篇必九州各爲一篇方與序言下土合小共大共屬地小球大球屬天詩義當如此而此經天球河圖亦可得其義矣



大輅綴輅先輅次輅

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枚傳曰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正義曰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愚按以四輅爲金玉象木是也其不陳革輅之故枚旣無文馬王所說均非其義按周禮司裘云大喪廡裘飾皮車鄭注曰皮車遣車之革路是大喪非不用革輅也所以不陳者正以王之遣車以革輅爲主故車僕云掌戎路之

說一

三

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又云大喪廡革車注云言輿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疏曰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則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以車僕職觀之革路雖與金玉象木同列爲王之五輅而實則又自爲廣闕萃輕四者之長謂之五戎王之遣車以此五戎爲主而金玉象木四輅從之成王之喪其革輅必與廣闕萃輕並陳於門外儀禮士喪禮下篇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

俟是也門內所陳爲四輅門外所陳爲五戎本自各別經止言門內故無革輅矣

誕受羨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枚傳曰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正義曰羨聲近獸故訓之爲道按馬融亦云道也見釋文則羨之訓道古訓然也羨與羨通說文羨篆下有古文作羨可證其爲同字羨之或體作誘詩野有死麕篇吉士誘之毛傳誘道也然則羨羨之訓道非道理之道乃道引之道禮記樂記篇知誘於外鄭注曰猶道也引也是其義也此

說一

羨

文當以誕受羨爲句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故我周文武大受天之道引猶曰天誘其衷云爾若字屬下讀若語詞與乃字同小爾雅曰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是書例固有以若爲乃者若克恤西土乃克恤西土也自讀者以羨若連文遂不可解宋人至援羨里之文說之謬矣

又按枚訓恤爲憂憂發於中心有知不知無能不能克恤之義不可通也恤當讀爲謚堯典惟刑之恤哉史記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詩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作



諡以謚我是恤謚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謚靜語也大學曰靜而后能安故謚卽有安義廣韻五質謚靜也慎也安也若克謚西土者乃克安西土也

### 惟呂命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枚傳曰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愚按經言惟呂命不言命呂侯且篇中所紀皆穆王語旣非王告呂侯亦非呂侯告王獨於篇首著此三字遂以呂刑名篇殊不可解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枚於呂命二字絕句傳云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又於訓夏贖刑下傳云

### 說一

早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夫呂命二字孤懸於上文不成義序言穆王訓夏贖刑而傳以爲呂侯以王命作書亦失其實竊謂傳義非也古人之辭有上下通稱者以上告下謂之命以下告上亦謂之命禮記緇衣篇引兌命鄭注曰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然則說命之命以臣命君非以君命臣此序呂命與說命同呂命穆王訓夏贖刑當於王字絕句呂命穆王者呂侯告穆王也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與書序合篇首著惟呂命三字卽序所謂呂命穆王也通篇雖穆王語而實皆呂侯命之故名篇曰呂刑也作

偽古文尚書者不知此義說命中篇惟說命三字正襲用惟呂命文法然是王命說非說命王失其旨矣

我皇多有之

秦誓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枚傳曰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愚按如枚義則皇當讀爲往皇往聲近義通禮記少儀篇齊齊皇皇鄭注曰皇讀如歸往之往詩信南山篇先祖是皇鄭箋曰皇之言往也又泮水篇烝烝皇皇箋曰皇皇當作晔晔晔猶往往也並其證也枚讀皇爲往往者往時也卽往者不可諫之往故傳曰我前多有之前卽往也正義不違其旨乃增益其文曰我前大多有之蓋以大字釋經文皇字然則傳文前字無著矣阮氏校勘記反據疏以疑傳非也

祖乙圮于耿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枚傳曰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正義曰古人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愚謂疏家例不肯注而此疏詆枚傳爲不辭則以枚義誠不可從也又引鄭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



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  
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  
文見義是鄭說亦孔所不信也愚謂鄭順序文爲說自  
不可易序言圯不言遷義已見矣必何如而始謂之改  
文見義哉孔子錄祖乙一篇正義其不徙蓋殷自仲丁  
去毫遷蹕實居河北正義載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蹕  
在河北是也自是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皆河北也詩  
元鳥篇曰景員維河景者大也員者旋也河北三面皆  
大河旋繞之故曰景員維河說詳毛詩是殷都河北得  
形勢之勝惟河患亦頻見亶甲盤庚至遷都以避之殆

說一

星

卽漢賈讓徙民當水衝者之意乎此在賈讓爲上策而  
在神禹視之實爲無策使禹當日徒執不與水爭地之  
說則洛汭以下聽其直走徐揚而已何必北行而載之  
高地哉盤庚遷殷後世美之其實渡河而南非計之得  
者也及至殷紂乃居朝歌此尙足以爲國乎祖乙圯於  
耿而不遷當必有說且或有治河之法存焉惜其書之  
亡也

毛詩上

哀窈窕

詩序哀窈窕鄭康成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釋文曰哀前儒並如字鄭氏改作衷愚按鄭讀於義未安卽前儒以哀樂解之亦未是釋名釋言語曰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誘注曰哀愛也以愛爲哀古之恆言哀窈窕卽愛窈窕耳

說二

葛之覃兮

葛覃篇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傳曰覃延也施移也愚按延移同義若然則猶葛之覃兮覃于中谷也於義未合旄邱篇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曰誕闕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闕節疑此經覃字與彼經誕字同覃與誕聲近誕從延聲覃得訓延亦得訓誕葛之覃兮猶云葛之誕兮以詩說詩不必泥雅訓也

言秣其馬

漢廣篇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鄭箋云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愚按昏禮無致餼之事鄭以



馬爲餼牲失之矣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袖從者畢元  
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祫鄭注  
曰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  
然則言秣其馬者正致其欲娶之意雖不敢斥言適己  
而實欲其適己故欲秣馬以迎之也下章言秣其駒駒  
下於馬蓋馬以駕婦車駒以駕婦之從車故上章云言  
刈其楚下章云言刈其萁正義謂上楚是木此萁是草  
木以喻婦草以喻婦之從者也

亦旣覲止

草蟲篇亦旣見止亦旣覲止傳曰覲遇箋云旣覲謂已  
昏也易曰男女覲精萬物化生愚按毛訓覲爲遇其意  
不詳若如鄭箋褻矣覲當訓成成六年左傳其惡易覲  
杜注覲成也字通作構廣雅釋詁構成也禮記昏義篇  
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亦旣覲止謂旣成婦禮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故必  
婦禮成而後我心降也

求我庶士

標有梅篇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云我我當嫁者求女  
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愚按昏禮男下於女而  
此詩兩言求我庶士黃東發引戴岷隱云求我庶士擇

壻之詞父母之心也是亦曲爲之說實則鄭箋之說極合詩意但言之未明耳此句乃是倒句求我庶士猶云庶士求我也箋云求女之當嫁者之庶士此順經文爲說故語意繚曲不甚可解使云眾士求女之當嫁者意卽瞭然矣

平王

何彼穠兮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愚按稱文王爲平王殊無塙證後儒以爲卽平王宜自然則此詩之作在春秋之世矣恐非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義竊謂此平王卽成王也平之

說一

三

義通乎成爾雅釋詁曰平成也文十八年左傳地平天成杜注曰平亦成也然則成王可稱平王較以平王稱文王爲有據矣漢書敘傳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平字當爲成平王之卽爲成王猶建平侯之卽建成侯也成王之孫乃康王之女昭王之姊妹其時齊侯當卽丁公伋以成王之孫而嫁丁公之子以行輩論殊不相當然王室與侯國聯姻又在周初恐未可以後世之禮制繩之卽如後儒之說平王爲宜白齊侯爲襄公諸兒然自武王邑姜順數而下於行輩亦不相當也



無以下體

谷風篇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云下體根莖也箋云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愚按如箋義則無以下體四字文義未足禮記坊記引此詩鄭注曰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是又兼根美而言然無論爲美爲苦而詩止無以下體四字無棄取之義其說皆非也竊謂坊記引詩以戒盡利則下體自宜以美言惟引無以下體證不盡利恐詩人之意雖記人亦未之得無論毛鄭矣今按無以下體句法與文王篇無念爾

說一

四

祖同毛傳曰無念念也然則無以以也詩人蓋以根之美喻德之美而以葉之不美喻顏色之衰言采葑采菲者以其下體之美然則夫婦之道豈可以色衰而棄其德美乎下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顏色斯須之有鄭意正與詩合但不知無以下體之無乃語詞而非實義泥其詞以說之致失詩旨耳

匪車不東

旄邱篇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曰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

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  
今所寓在衛東愚按以匪車爲非有戎車義旣不安在  
西而言東謂以所寓言亦無塙證傳箋均非也此二句  
乃黎之臣子自言狐裘蒙戎言久寓而裘敝猶國策言  
蘇秦黑貂之裘敝也匪車不東言我車匪不東行求救  
於衛也奈衛之諸臣靡所與同何如此說於義較安

共伯

柏舟篇序衛世子共伯早死按共伯之死自昔疑之據  
衛世家則其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襲攻  
共伯於墓上八釐侯羨自殺以睿聖武公之賢而有弑

說一

五

兄自立之事異矣困學紀聞載呂成公說曰髦者子事  
父母之飾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  
已脫髦矣安得猶謂髦被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  
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愚按正義曰共伯之死  
僖公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若  
然則呂氏之說仍未足爲武公辨竊謂總當以年齒辨  
之武公之壽在百歲以外說詳大雅抑篇姑以百歲計  
其在位五十五年則釐侯卒時四十五矣共伯又其兄  
也必四十六七矣共姜之年當與之等安有四十以上  
之老嫠婦而父母猶欲奪而嫁之乎且更有一證序云



父母欲奪而嫁之詩云母也天只傳曰天父也是其伯  
死時共姜父母皆在也世本古義云其伯娶齊武公之  
女考齊武公立二十六年卒於周宣王之三年爲衛釐  
侯之三十年釐侯至四十二年而卒去齊武公之卒十  
二年矣其姜安得有父乎以此證之則武公無弑兄之  
事其論可定矣

又按武公無弑兄自立之事而其伯之不以令終則容  
或有之何也以其諡爲其也釋文云其音恭蓋卽恭字  
禮記檀弓篇是以爲恭世子也釋文作其云本或作恭  
是其恭字同諡其卽諡恭也檀弓鄭注云言行如此可

說二

六

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正義曰孝子不陷親於不義申  
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  
非故不曰孝但諡爲恭以其恭順于父事而已其伯之  
諡與申生同疑情事有相類者或因武公生有聖德其  
父釐侯愛而欲立之其伯失愛其父以蹈於死是不能  
爲泰伯之讓而適成爲申生之恭矣故諡曰其也後世  
傳聞遂有武公弑兄之事史公采襍說而載之史記傳  
疑千古是亦武公之不幸矣

其之展也

君子偕老篇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

丹穀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愚按孫毓推衍毛義謂禕衣赤褕翟青闕狄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由赤而青而黑右行爲次鞠衣又爲中央之色由黃而赤又越青而黑未免凌襍不如從鄭且詩云嗟兮嗟兮其之展也以嗟擬展色必相同說文玉部嗟玉色鮮白衣部褕丹穀衣則以白玉擬丹穀語意不倫毛誤許亦誤從鄭則白玉白衣適相稱也

又按孫毓推毛義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愚謂六服之色今固未易質言據

說一

七

出其東門篇有女如荼傳云言皆喪服也則以白爲凶服而避之毛意或然實非古制也若白果凶服則殷商一代純凶而無吉矣其不可通一也周禮巾車職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注曰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若白是凶服則四衛諸侯純凶而無吉矣其不可通二也司服云賦朝則皮弁服注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若白是凶服天子豈當凶服而視朝乎其不可通三也蜉蝣篇麻衣如雪箋云麻衣深衣正義曰衣裳卽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然則



深衣亦白矣深衣可以擯相豈凶服乎其不可通四也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君衣狐白毛之  
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  
衣皮弁服與正義曰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  
旣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終南  
篇君子至止錦衣狐裘舉此白衣白裘以美其君豈凶  
服乎其不可通五也襍記大白冠緇布冠皆不蕤注曰  
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白之冠郊特牲云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  
齊則緇之注引襍記文而曰大白卽大古白布冠今喪

說二

八

冠也又曰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爲喪  
冠也是鄭義亦以白布冠爲凶服若然則衛文公豈當  
終身凶服乎其不可通六也考儀禮喪服篇賈疏曰喪  
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其下歷舉諸  
服有三升有三升半有四升有五升有六升有七升有  
九升是以精麤爲別不以色爲別古制然也孫毓以白  
爲凶服而使王后六服越白不用恐涉後世之見而非  
古義

降觀于桑

定之方中篇降觀于桑傳曰地勢宜蠶可以居民愚按

桑卽下文說于桑田之桑桑田蓋地名也春秋時地名多有名桑田者號有桑田僖二年左傳號公敗戎于桑田杜注云號地晉亦有桑田成十年傳公覺召桑田巫注云晉邑此云說于桑田是衛邑亦有名桑田者矣其地必肥美故其始也降觀于桑而後立國其繼也說于桑田教民稼穡也下章但言田牧不言蠶桑毛傳宜蠶之說誤於桑爲桑樹矣

#### 四之五之六之

于旄篇首章良馬四之次章良馬五之三章良馬六之傳以四之爲四馬五之爲驂馬五轡六之爲四馬六轡

#### 說二

九

箋則以四五六爲見之之數正義述毛曰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加一驂馬益一轡故五之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又引王肅說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而破之曰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又引鄭駁異義說自古無駕三之制蓋鄭君惟不信駕三之制則次章良馬五之明是兩服馬四轡旁一驂馬內一轡納於缺惟執外轡故爲五轡若無駕三之制則轡何以五乎於是易傳以爲皆見之之數孔穎達作疏每左毛而右鄭故極言三馬不能駕車愚謂鄭說太淺必非詩意若謂三馬不能



駕車此實不然說文馬部駢駕二馬也驂駕三馬也驂字從馬從參其爲駕三馬無疑若古無駕三之制何以制此驂字此古有駕三之證一也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鼓馬三匹蓋古駕四亦駕三故賜人若子人乘馬可也三馬亦可也若古無駕三之制何故以馬三匹賜之乎此古有駕三之證二也僖三十有三年左傳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陽處父及晏子其始出也必駕四一釋左驂以贈孟明一解左驂以贖越石父則

說二

十

其車止三馬矣若謂偏而不調不可以行陽處父與晏子將舍車而徒乎此古有駕三之證三也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說驂而賻之但言說驂不言左驂右驂是孔子之車止一驂也此古有駕三之證四也投壺篇請爲勝者立馬鄭注曰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下文又曰一馬從二馬以慶此雖非車乘之事然旣取義於乘馬則亦必與車乘之制相符一馬從二馬猶有兩服馬而以一馬驂之也若古不駕三則一馬從二馬何取乎此古有駕三之證五也史記天官書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

驂古來言星象者皆取法於人事有右驂無左驂則知驂馬之不必左右皆具也蓋駕車固宜具駟馬馬或不具則有右驂無左驂可也故陽處父贈孟明旻子贖越石父所解皆左驂也此古有駕三之證六也明乎古有駕三之制則毛義自可通不必舍毛而從鄭矣

又按毛義固勝於鄭矣然詩以馬言毛以其轡言或猶未合詩意愚謂四之五之六之皆實舉馬數此馬蓋衛大夫以贈賢者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過鄭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其云馬六匹卽此良馬六之也馬四匹卽此良馬四之也可知四之六之皆衛大夫以贈賢者也惟良馬五之無可證蓋彼傳降殺以兩故自八而六而四而二此詩則但四五六爲差耳附著於此以備一說

### 考槃

考槃篇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曰考成槃樂也愚按考成槃樂雖屬恆訓而成樂在澗義殊未安後之說者或以爲成其隱處之屋或以考槃爲扣槃如鼓盆拊缶之類皆非塙詰疑考當讀爲句廣韻考苦浩切句古侯切兩字本一聲之轉莊子天地篇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淮



南子詮言篇作弗扣弗鳴考之通作句猶考之通作扣也六月篇毛傳夏后氏曰鈎車箋云鈎鈎盤行曲直有正也正義謂車行鈎曲般旋此詩句槃卽鄭箋之鈎盤取鈎曲般旋之義蓋謂賢者退而窮處或在澗或在阿或在陸而其地皆深僻鈎曲般旋人不能蹤跡正序所謂窮處也惟其地鈎曲般旋而賢者處之仍不失其寬大故爲賢也此詩之義韓退之得之其送李愿歸盤谷序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是兩義皆可以說此詩其云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槃之樂兮樂且無央正所謂句槃在澗碩人之寬也

乃見狂且

山有扶蘇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曰且辭也愚按褻裳篇狂童之狂也且以也且連文則爲語辭若此詩乃見狂且與下章乃見狡童相對則且字非語辭也且當讀爲姐文選幽憤詩恃愛肆姐狂且之且卽肆姐之姐言其狂妄而肆姐無狀卽褻裳序所謂狂童恣行也姐字本義正謂肆姐說文云蜀謂母曰姐非本義也蜀謂母曰姐猶淮南謂母曰社方俗語言有聲而無義許以爲姐之本義失之矣說文女部又有嬗字曰嬌也此與

姐當爲一字從盧猶從且也姐字經典罕見此詩實卽  
姐字狂姐狡童文義一律因段且爲之毛鄭皆以爲語  
辭失其義矣

倡子和女

擗兮篇叔兮伯兮倡子和女傳曰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君唱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  
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愚按序云擗兮刺  
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毛傳乃云君倡臣和顯與  
序違鄭箋謂羣臣自相倡和亦非不倡而和之義愚謂  
伯兮叔兮乃君呼其臣之辭古天子於諸侯同姓曰伯

說一

三

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於其臣亦然衛孔悝之  
鼎銘公曰叔舅是也倡子和女者猶曰女先倡子則和  
女也下章倡子要女猶曰女先倡子則要女也正序所  
謂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者也

又按下章倡子要女傳曰要成也愚按禮記樂記篇要  
其節奏鄭注曰要猶會也此要字亦當訓會言女倡之  
子則會合女之節奏而歌也毛訓爲成與上章和宇義  
稍別矣

悔子不送兮

丰篇悔子不送兮阮校勘記日子字唐石經磨改其初



刻字不可知矣愚按初刻字必是乎字據鄭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疑古本正作悔乎不送兮不然鄭何以有悔乎之文乎

俟我乎堂兮

丰篇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楣上木近邊者愚按上章俟我乎巷兮傳云門外也此章乃言俟我乎堂失遠近之差故鄭易之然俟我乎棖殊不成義若從孫毓說門側之堂謂之塾門側視門外亦嫌稍進而此詩所陳爲庶人之事則門側未必有塾故正義決其不然愚謂孫毓說亦自可用但此門非其家之

說二

古

門乃里門也漢書食貨志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然則古者里必有門門必有塾俟我乎堂卽謂此也叔于田篇巷無居人傳曰巷里塗也上章俟我乎巷巷者里塗此章俟我乎堂堂者里塾義正一律毛於巷字不用叔于田之訓而別訓爲門外蓋亦未得此義

無庶子子憎

鷄鳴篇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傳曰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眾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愚按無庶子子

憎文義難曉傳不分晰箋增字太多恐皆非也爾雅釋言庶幸也郭注曰庶幾僥倖此庶字疑當訓幸蓋承上文甘與子同夢而言謂與子同夢固子所幸也然會且歸矣諸臣必將憎子無幸子而使子受其憎也

又按爾雅釋言庶侈也此庶字或可訓侈承上甘與子同夢而言謂無侈意於子之所甘而使子受其憎也庶字爾雅凡有三訓在釋詁者訓厭在釋言者訓侈訓幸毛鄭皆用釋詁文余兩說皆用釋言文視訓庶爲厭似稍安也

齊子發夕

說二

五

載驅篇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愚按二章齊子豈弟三章齊子翱翔四章齊子遊敖皆形況之辭獨首章云發夕語意不倫鄭箋乃改二章之豈弟爲闔圍以配之然其義迂曲且與詩中凡言豈弟者不合箋說非也自當從毛義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爲詩之達詁蓋美惡不嫌同辭豈弟君子美之也齊子豈弟刺之也亦猶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美之也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刺之也惟首章發夕之義毛實未得竊疑此詩本作齊子蚩出發者蚩之段字夕者出之誤字出隸作夕與夕字相似說文蚩部蚩足刺蚩也讀若撥止部出



蹈也讀若撻齊子蚩蚩亦形況之辭蚩音撥蚩音撻與  
豈弟翺翔遊敖一律蚩蚩二字經典罕見許書未出雖  
毛公或未之識矣上云載驅薄薄簞茀朱韞薄與韞得  
與蚩爲韻者蓋亦一聲之轉唐扶頌夷粵搯搯搯搯即  
跋扈搯得與跋通故薄韞得與蚩爲韻也

豈曰無衣六兮

無衣篇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傳曰天  
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  
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  
乎不正義曰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者

說二

六

晉國舊無此衣檢晉之先君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  
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  
六章之衣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云豈曰無衣六  
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愚按此章之義可疑周禮  
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  
鷩冕則自華蟲至黻凡七章毳冕則自宗彝至黻凡五  
章晉之大夫誠欲降等以示謙則當變七言五不當言  
六諸侯固無六章之服也毛公於是以天子之卿爲說  
而鄭亦同之然是時王命猶行諸侯得入爲王朝卿士  
者皆視爲異數隱八年左傳特書夏虢公忌父始爲卿

士于周九年傳又云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可見爲王卿士如此之重晉人請命天子求爲侯伯猶云不敢必當乃更求爲天子卿士乎且云豈曰無衣則必舊有此衣若實無之而從上章之文飾辭請命不畏王吏之詰問乎今按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鄭注曰公之子如侯伯侯伯之子如子男愚謂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子如侯伯侯伯之子如子男則下其君二等矣其上文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注曰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夫以四命之大夫爲五命之子男以六命之卿爲七命之侯伯所謂加一等者實止一等則諸侯之適子降其君一等者亦實止一等可知矣晉爲侯伯當七命其適子降一等當六命旣請命天子立爲諸侯必更請命天子立其子爲諸侯之適子首章豈曰無衣七兮請立君也次章豈曰無衣六兮請立太子也晉國舊有君有太子故皆云豈曰無衣也

小戎

小戎篇小戎淺收傳曰小戎兵車也淺淺收軫也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



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愚按兵車旣無大小何得以前後爲大小箋義非疏申箋義更非釋文引王云駕兩馬者然下文明言四牡孔阜豈得謂之駕兩馬王說尤非但王意以小戎是戎車之小者此實得之孔穎達謂兵戎之車大小應同非也請言小戎之制考工記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受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受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

說一

六

四尺謂之六等鄭注曰謂兵車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是兵車六等之數其二丈四尺此卽小戎之制也然則大戎如何曰再加四尺何以知之亦以考工記知之盧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受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又云六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鄭注曰六建五兵與人也疏曰知六建五兵與人者以其從上而下廬人所造者戈戟及與酋矛夷矛而已上車有六等除軫與人四兵此云六建建在車上明無軫自取人與五兵爲六建據此知車有六等者小戎也大戎則有七等蓋於酋矛之上又加夷矛酋矛二丈夷矛

二丈四尺則夷矛又高於酋矛者四尺爲第七等也然上文止言車有六等何也廬人云凡兵無過三其身又云攻國之兵欲短然則夷矛爲兵器中極長者大戎建夷矛以極大之車建極長之器不甚適用故六月之師亦止元戎十乘而已是古之用兵者皆以小戎爲利故考工記特言其制而秦人矜其車甲亦止及小戎不及大戎也云小戎倭收毛訓倭收爲淺軫亦對大戎而言大戎軫深小戎軫淺也正義謂對平地載任之車言夫詩詠戎車何取與載任之車校量深淺乎

黻衣繡裳

說一

九

終南篇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傳曰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正義曰考工記績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愚按毛傳本之考工記考工記畫績之事皆言作畫之法與虞書十二章迴殊愚於羣經平議已著其說矣今更因毛傳而詳說之益稷篇枚傳曰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黼黻皆以其形言不以其色言考工記則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是黼黻皆以其色言不以其形言兩者各成一義必欲合而一之則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又於十二章何屬乎是故言藻火



粉米黼黻者此一黼黻也言文章黼黻者又一黼黻也禮記祭義篇曰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哀公問篇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此皆以色言也不然何獨於十二章中舉此二章乎毛傳引考工記正謂其衣黑與青其裳五色備耳鄭不申傳亦不易傳殆有所疑正義乃曲爲之說非也使謂考工記所言卽虞書之十二章則何以有土有天有水乎其不然一也畫績之事止言作畫並不言繡其云五采備謂之繡繡者五采備之名猶之乎文章黼黻也非刺繡之繡也而黼黻皆繡而不績何得襍於畫績之事其不然二也如謂五采備之繡卽刺繡之繡則繡必五采備而黼惟白與黑黻惟黑與青不備五色不得爲繡矣何以云黼黻皆繡之於裳乎其不然三也天也土也水也旣非十二章所有而有所謂鳥獸蛇者鄭以當華蟲之一章賈疏因謂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有毛言蛇以有鱗遂使經文竟成虛語其不然四也明乎考工記之黼黻非十二章之黼黻則此經所謂黻衣者無可疑矣

狐裘以朝

羔裘篇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

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正義曰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褱元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素衣麤裘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以此知非狐白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然則狐青人功麤惡檜君好絮必不服之矣愚按鄭孔說皆非也襄十四年左傳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

說二

三

袖杜注曰言一身盡善惟少有惡正義引玉藻文而曰狐貴於羔然則狐貴羔賤古人恆言詩言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正見檜君衣服各得其宜序所謂好絮衣服於此可見毛傳順經文爲說最爲無弊鄭君必以爲是大蜡息民之黃衣狐裘其意蓋欲使檜君以朝服燕以祭服朝見其好絮衣服耳不知如鄭義則不稱其服轉非絮矣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引論語黃衣狐裘爲證然則黃衣狐裘特以象野夫非祭服之盛者也祭服宜何裘玉藻正義引劉氏說謂皆羔裘又引皇氏說祭服無裘是諸家之



說不一要之必非黃衣狐裘也檜君果欲以祭服朝何必息民之祭服乎然則狐裘以朝果何裘乎卽所謂君衣狐白裘者也終南篇序曰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其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曰狐裘朝廷之服正與此傳義合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改玉藻君字爲諸侯字則鄭意亦謂諸侯得錦衣狐裘矣曾子問篇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是諸侯大夫榮君之賜歸則設奠祭於己之宗廟而服之未嘗言此後不得服也終南篇正義云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朝廷服此服耳歸在國則不服之引曾子問篇爲證誤矣於終南篇既有是說故於此篇亦執是說以明狐裘之非狐白裘夫諸侯入天子之國理宜貶損覲禮篇曰乘墨車注曰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以此推之安有在天子朝廷得錦衣狐裘而在其國反不得錦衣狐裘者乎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云朝服冠元端素裳此常制也秦風錦衣狐裘則因始受顯服而美之此云狐裘以朝則因檜君好絮衣服之故是以皆舉其盛者而言也

臨有萇楚篇猗儺其枝傳曰猗儺柔順也愚按以柔順爲訓則此章猗儺其枝次章猗儺其華義固可通卒章猗儺其實不可通矣其實不當以柔順言之也竊謂猗儺言其多也萇楚之所以繁多者由其無知之故序所謂思無情愆者正以此也若訓爲柔順轉涉有情矣商頌那篇猗與那與傳曰猗歎辭那多也愚謂猗那乃疊韻字不當分爲二義猗那卽猗儺並言其多也此篇猗儺彼篇猗那義可互參矣

田畷

七月篇田畷至喜傳曰田畷田大夫也正義曰釋言云

說一

三

畷農夫也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畷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故知爵爲大夫也愚按周禮無田畷未知其爲何官雖有田大夫之名必非大夫也其官本名田畷而流俗稱之則曰田大夫漢書高祖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可知大夫有朝廷爵命之大夫有流俗推重之大夫高祖是時不過一亭長而儼然在諸大夫之列何疑田畷之稱大夫乎周禮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注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然則田大夫亦若是而已



正義引鄭注周禮載師注爲說按彼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並未云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不得卽以此大夫爲田峻也

曰爲改歲

七月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愚按以此詩考之知古者諸侯皆神明之胄其於王朝本有不純臣之義故其在國不特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卽正朔亦可以異建此詩曰

說二

西

爲改歲承十月之下則以十一月爲歲首建子而不建寅豳人用豳正也七月之詩以七月名篇其發端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正也卽繼之曰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又繼之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以十一月爲一之日順是而數之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二月爲四之日此豳正也其卒章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蓋夏之十月爲豳之十二月是謂歲終故有躋堂稱壽之事而詩以終焉豳人用豳正也公劉遷豳當有夏中葉宜用夏正而其國俗如此及周有天下改殷之建丑者爲建

子亦沿幽國之舊俗也此義不明則所謂一之日二之日皆不得其解或且牽合陰陽爲說非詩意矣春秋之世晉用夏正路史餘論謂僖四年十二月般申生九年十一月般卓子十年冬般丕鄭經皆書在明年春傳據晉史經用周正是也困學紀聞云宋取長葛經以爲冬傳以爲秋劉原父云左氏襍取諸侯史策有用周正者有用夏正者月令季秋之月爲求歲授朔日是秦正建亥之證或謂秦始皇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時不韋已死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孔穎達曰秦爲水位其來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此說是也秦以十月爲正者其國自文公以來本以十月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者其國自公劉以來本以十一月爲正也封建之世與郡縣自殊堯典巡守必協時月正日使如後世則朝廷頒朔天下遵行有何時月之當協日之當正哉

### 公孫碩膚

狼跋篇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傳曰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云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履赤



烏几几然愚按傳箋說並非也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此篇美周公不言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孫說洵足以闢毛矣然鄭義亦未得公孫明是指日其人何得讀從公孫于齊之義詩序云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而鄭箋乃言周公歸政成王留爲大師則與周公攝政不合與成王不知更不合矣故箋義亦非也公孫孰謂謂周公也幽風自破斧以下諸篇破斧明斥周公伐柯則云之子九斲則云之子又云我公皆斥周公然則此篇公孫亦斥周公無疑成王爲幽公之孫則周公亦

說二

美

得爲幽公之孫然幽公遠矣此詩雖編幽風之內作者原非幽國之人何必繫幽公而言之謂之公孫者蓋周有先王有先公天保篇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盥周公爲王季之孫禮記大傳篇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則王季在武王時已追王矣周公應稱王孫不稱王孫稱公孫者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不推本先王謂之王孫而推本先公謂之公孫此詩人立言之得體也其後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賜之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周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魯得以后稷配不得以文王配亦卽此義矣



說

七

說文解字卷之六



